

# 前



BU TONG DE MING YUN  
GONG TONG DE QIAN CH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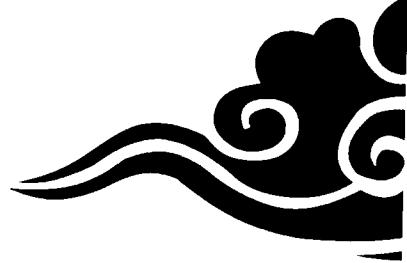


## 不同的命运◎共同的前程

# 命運

黄旭东◎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 前程

前 程

黄旭东◎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程/黄旭东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4

ISBN 978-7-80765-112-3

I. 前… II. 黄…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1508 号

---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印 数 1—5000  
字 数 321 000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 序

三年前，我到南阳调研工作时，黄旭东送我一本利用业余时间写的长篇小说。当时我想，他作为单位的业务骨干，怎么会有时间写书？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毅力？在基层干部队伍中，能耐得住寂寞写点东西的人不算很多。三年后，黄旭东公选到开封市任文联副主席，来看我时，又拿出一部厚厚的书稿，说这是他专门写回族乡村新农村建设和基层民族部门工作的长篇小说，请我作序。

我为他把民族题材和民族部门作为文学创作的内容而高兴。据我所知，这部叫做《前程》的长篇小说是第一部描绘中原散杂居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小说，是第一部涉及中原地区回、蒙古、满等少数民族民风民俗的小说，也是第一部以基层民族部门和回族乡村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

回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这和她独特的历史文化是分不开的。作为中华大家庭中较为年轻的一员，她汲取外部文化的能力极强，逐渐形成了以伊斯兰为精髓的回族文化，并形成了勤劳勇敢、百折不屈、重商尚武、与时俱进的民族精神。回族在文化艺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名家辈出，灿若星辰，彪炳史册。在中原地区，元代有“中原硕儒”马祖常、“南阳诗人”纳新和“散曲大家”马九皋；明代有祖籍固始县的文学评论家李贄、<sup>文武兼备屡建奇功的</sup>马文生；清代有大学者蒋湘南；当代白寿彝、穆青的成就和影响更不必多言。

现阶段，在中原散杂居民族地区，回族文化一直在顽强的坚守中保持和发展着。但是，令人担忧的是，面对波涛汹涌的经济大潮，由于受轻学轻文、急功近利等思想的影响，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因得不到很好的传承面临被弱化、异化甚至被吞

噬的危险。

先进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庆幸的是，当前，社会各界在重视文化、发掘文化和传承文化等方面已经形成共识，发掘优秀民族文化的工作被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许多像黄旭东这样的民族干部和有识之士都在为宣传本民族的文化而不遗余力地工作着。长期以来，黄旭东坚持“回族作家写回族”的创作理念，无论是《玄驹》中以回族大学生为主人公，还是《前程》中以回族乡村干部和县民宗局长为主人公，都反映出这位回族青年作家热爱民族、热爱生活和乐观向上的创作激情。他的作品表现出中原地区少数民族坚守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处世精神，表现出作家对本民族出路的沉重思索和美好愿望，表现出一个作家的良知、良心和使命感，也表现出他对农村热土和父老乡亲的深厚感情，这是难能可贵的。他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被认为“完全可以进入当代文学人物典型形象的画廊，具备了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在《前程》这部长篇小说里，作者以他对民族工作和农村工作的熟知，紧扣时代脉搏，关注民族乡村和“三农”问题，把自己对民族、对农村深深的情愫浓缩在字里行间，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新世纪、新政策、新农村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群众思想观念的新变化，民族传统文化受到的新冲击以及新形势下民族工作遇到的新问题。小说生动地塑造了回族村老支书老辛、新支书海成、县民宗局长第五福及村里的蒙古族经济能人王照华、满族农民企业家哈满贵等一批鲜活的基层人物形象。小说中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婚丧习俗和生活习惯的精彩描写，同时把玉雕、烙画等民族传统工艺，武术、曲艺等民间传统艺术和辛夷、柞蚕等民间传统产业巧妙地融入其中，真实有趣，贴近生活。

黄旭东是一位勤奋的作家，他不仅在民族文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还在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上倾注了很多精力。曾因发表《中原回族》社科论文引起广泛关注，参加了全国第六届回族作家学者笔会。现在他作为河南大学客座教授，在河南大学民族问题研究所承担了重要的科研课题。祝捷他在民族文学和民族史学领域取得更大成绩。

中国是世界的缩影，河南是中国的缩影。河南是农业大省、文化大省，回族人口总数在全国省份中排第三位，“三农”问题和民族问题一直在“中原崛起”的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现实需要一大批像黄旭东这样的时代记录者，扑下身子

去关注、去挖掘、去发现、去创作，为实现中原乃至全国的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贡献。

是为序。



2008年10月24日

(作者系河南省民委副主任、河南大学硕士生导师)

## 目 录 CONTENTS

1	一 “云往南、雨满潭……”
6	二 老辛是棵老辛夷
14	三 初恋就像葛巴草
22	四 治玉的回族人
27	五 一半是光明,一半是黑暗
37	六 三把火该咋烧
46	七 老古董眼里的玉文化
53	八 酒迷瞪
63	九 哈大少
80	十 带刀侍卫的后人
91	十一 乡政府的窝心事
97	十二 安色俩目尔来昆
109	十三 穷得只剩裤头
117	十四 别高兴,我可是个爷们
123	十五 乡里的光棍,城里的蔫子
133	十六 “干、真干、会干、干成”

140	十七	珠江不是我的故乡
163	十八	十五以里都是年
170	十九	谁叫李心意
180	二十	农家乐
189	二十一	民宗局是干啥的
209	二十二	不经历风雨,哪得见彩虹
225	二十三	我们的祖先
236	二十四	好马也吃回头草
240	二十五	五牛干部
246	二十六	书记的亲戚真牛
255	二十七	麦加之行
261	二十八	穆斯林的葬礼
269	二十九	水阿訇的伊扎布
277	三十	永远的辛夷海
281		后记

## 一 “云往南、雨满潭……”

20世纪最后一夏的那场泥石流，差点让辛夷王村上辛组的几户人家遭受灭顶之灾，劫后余生的村民们，至今还一直感念着老辛和海成这两个人的功德。

之前，没有丁点的征兆。白天，人们看着经年未有的湛蓝天空，不禁产生出要羽化飞升的幻觉。那晚的月亮竟似磨盘样大，亘古不变的桂花树仿佛在无风摇曳。金星好像也比往日耀眼夺目，不自量力地要与月亮相争光辉。

这美景不由使村支书老辛想起儿时遇见的那只UFO。记得有一段时间，只要孩子们疯狂地打起坷垃仗，它就如期幽浮过来，明晃晃地挂在晒场上空，比马戏团的汽灯亮过百倍，时而还会晃动一下身子，像被欢快的欢笑击中似的。刚开始，人们无比惊诧是不消说的，但很快就相安无事各忙各的了，用现在流行的话说，那时的场景是相当的和谐。纯朴得几近愚钝的村民面对疑似的天外文明竟是不怕，真正应了“无知者无畏”的话。

老辛还记得，也是小时候，白河发了场大水，好端端一个百年古镇被夷为平地。那场洪灾来临之前，上天是给过启示的：先是各种蛇类倾巢出洞，爬满了床铺面缸，缠绕在梁头树上，密集得让人无处下脚！这些有毒的无毒的蛇，被惊恐万状的人们用木棍挑、簸箕撮、笤帚扫，却是逆来顺受，温顺异常，只管逃命，绝不咬人；第二天，成千上万条鱼竟从天而降。鱼在旱地上发出“啪啪”翻江的巨响，声闻数里。这些千奇百怪的鱼，被欣喜若狂的人们用脸盆盛、瓦缸装、铁锅煮，虽是作张作势，奋力反抗，终究还是成为人们的腹中之物。当人们为眼前的蝇头小利冲昏了头，打着饱嗝回味着久违了的腥荤时，覆盆之灾突如其来！直到幸存者坐在屋脊上，绝望地面对一片汪洋时，这才痛定思痛，追悔莫及。

现在，积淀了丰富生活辩证法的老辛面对此等胜景，想到的是物极必反的道

理。“凡到极致的东西绝对不是好东西！天也美得太邪乎喽！”他暗忖道。

果然，天还没亮，一声炸雷摧毁了依帝山的静谧，铜钱大的雨点砸醒了屋外酣睡的村民。梦中，老辛的儿子李玉堂正在传销窝点绞尽脑汁地盘算拉谁做下线，不料大盖帽们破门而入。“快跑！”他赤条条腾身而起，慌不择路，竟从平房顶一脚踏空，好在被那棵和父亲同岁的辛夷树枝挂住。李玉堂大喊救命时才醒悟过来：敢情落到脸上的不是高压水龙柱，而是瓢泼倾盆雨。

夏季的山里人都有晚上在外纳凉的习惯，老辛一家也不例外。他和老伴姜朴花带着孙女望春睡在院子里的辛夷树下，李玉堂和媳妇则睡在平房上。月圆之夜，精力充沛的小两口在房顶一时来了性致，折腾了大半夜。老辛因为心里有不祥预感睡不着，也就听到了屋顶的动静。“弄吧弄吧，给我生个孙儿才好哩！”想到这，老辛顿时很愉悦，带着希冀迷迷糊糊进入梦乡，直到被儿子碰折的残枝碎叶砸醒。老辛几个人手忙脚乱把李玉堂救下，一齐往屋里转移。

暴风骤雨没黑没明地肆虐了整整两天，那阵势好像是共工又一次触倒了不周山，天倾地斜，满目洪荒。被困在依帝山中的村民们个个束手无策，像一群可怜的刺猬缩在到处是水的窝里，祈求好生的上苍给予怜悯。

老辛无助地仰望着锅底似的皇天，又忐忑不安地对着那条咆哮的白河愣神，耳边响起姜朴花不厌其烦的嘟囔声：“爷太，天要塌了呀！”他对老伴不下百次的啰嗦充耳不闻。多年的夫妻经验告诉他，面对话多嘴碎的老婆，最好的办法就是装聋卖傻。没办法，姜朴花好讲老规矩！比如，每年春节过油时，全家人说话都要慎之又慎，哪句话说得不对，就会遭到她的责怪；还比如，抱小孩时不能在门槛上方传递，也不能把熟睡的小孩脚对门放在屋里；若小孩子打了喷嚏，大人是一定要说“狗娃百岁”的，诸如此类，等等。

眼前的山溪是白河的上游，乡亲们叫它“碧溪”。往日清澈的溪水已经变得混浊不堪，夹杂着泥沙、石头不停地翻滚着。老辛抬头看着天上成团的乌云向南急窜，万马奔腾似的，担忧地说：“云往南，雨满潭；云往北，干研墨。这雨只怕不住歇哩！”碧溪边的电话杆早让溪水冲倒了，他不知道上辛、中辛两个村民小组现在是什么情况。他的脑海里叠现出条条水流顺着山顶的溪槽猛滚而下，汇成山瀑、形成山洪，向着村庄肆意奔腾的可怕场景……

一声霹雳划过低垂的天空，树杈形闪电张狂着刺向依帝山。老辛猛地弹跳起来，把正在屋檐下挂“扫天婆”<sup>①</sup>的姜朴花吓一哆嗦：“老东西！你诈尸呀！”老辛烦

---

<sup>①</sup> 扫天婆：农村迷信的人用高粱秆做的、能扫风止雨的神仙婆儿。

躁地来回踱步：“要是发生泥石流，那可不得了！”他想立刻通知上辛、中辛的群众提高警惕，做好安全防范，尤其是上辛组住在山根的那几户人家，必须赶快转移！姜朴花感觉老辛是危言耸听，撇嘴的同时将一把冷森森的菜刀扔到院子里：“看你还不住雨？！”

老辛对姜朴花这种恐吓上天的愚蠢瞎折腾嗤之以鼻，他家住在下辛组，离上辛组还有扯肠拉肚十几里的山路。“这个口信由谁去传呢？”老辛在村“两委”班子中掂来挑去，竟找不出合适人选，支委中除文书李文生外都已年过半百，李文生又住在中辛村，在通信中断情况下，也是难以指望啊！十万火急却无兵可派，是对一个队伍的战斗力和他的指挥才能的真实考验哪！他决意亲自上山！

姜朴花一看他拿雨衣，立刻明白了他的意图，连忙去抢夺雨衣，嚷道：“老东西，你不要命啦！”两人正撕扯间，就听到门外“嘟嘟嘟”一阵摩托响，一个人挟着风雨闯了进来。那人一米八几的个头，留着精神的板寸头发，高耸的鼻子，深深的眼窝，紧抿的嘴唇，身上虽然罩着绿色塑料雨衣，但仍是湿透了。他抹一把脸上的雨水，急切地说：“支书，我刚才发现山坡有些地儿的泥土松动了，很可能要滑坡！下辛是这个样子，那上辛的情况一定更糟糕，我担心……”

“你的担心不多余呀，海成！”老辛看到海成，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他忽地冒出个想法，并在刹那间坚定起来：“海成，我给你个任务，你能不能完成？！”见海成直盯着他的眼睛，老辛安排道，“我想让你到上辛和中辛，告诉那里的村组干部，山脚的人家一定要尽快撤到安全地带！万一发生泥石流，或是山体滑坡，要死人的！”

“中，我马上去！”海成像得了金牌令箭，身子一挺正转身要走，被老辛止住。他把老伴抱在怀里的军用雨衣披在海成身上：“这雨衣厚实，能遮雨挡寒，你路上小心！”

海成顺着羊肠山路向中辛攀登时，发现已经出现了多处滑坡，路上到处是滚落的泥块碎石，在低洼地方，溪水已漫上山路。他刚要加足马力冲上高坡，摩托却突然熄火了。抹着满脸的雨水汗流，他费劲地推着已成累赘的摩托上到坡顶，顺着山路滑行打火，仍是无法启动。慌乱中摩托又撞上石头，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倒在地！他只好把摩托锁在一棵大辛夷树上，踉踉跄跄向前奔去。

好容易趟水到了中辛村，摸到李文生的家，却看见他正摇头蹙眉地吃饺子。海成忍不住埋怨道：“天都塌了，你还有心去吃！”李文生连忙站起，不好意思地说：“海成，今年为啥恁多事？”

“你也信呀！支书担心会发生泥石流，让乡亲们提高警惕，中辛就交给你了！我走了。”海成急急往外走，忽然膝盖疼得钻心，撩开裤腿一看，原来刚才那一跤擦破了皮，血已经和裤子粘连上了。

李文生见状慌着找来毛拉儿<sup>①</sup>，海成擦毛拉儿的工夫，见李文生的娘正用剪子铰酒盒，就问这是做啥。她神秘地说：“南边的娃娃山倒了！小孩子要倒霉，大仙说用红色酒盒糊成灯笼让小孩子打着，就能免灾！这不，我正给大孙子做呢！”

海成哭笑不得。他半真半假地对李文生说：“你是文书，村委的三大主干，这通知上辛村的事该由你去办吧？”李文生看外边是急风骤雨，夹着电闪雷鸣，胆怯地说：“支书派的是你，你就辛苦一趟吧！”海成感觉再说下去也没意思，只好强调道：“那行，中辛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风剑雨鞭中，海成艰难前行。混沌的天地间，茂密的辛夷林里，只有他孤独的身影。水已没到踝部，早就成了泥人，血液却在沸腾，胶鞋里钻进了泥沙碎石，也感觉不到疼了。双手要掌握身体平衡，还不时起着汽车雨刮的作用，抹到嘴里的竟是咸水。刺眼的锯形闪电，像狂舞的金蛇摄人魂魄。汉城县是多雷区，辛夷王这一带年平均雷震天气还在二十五天靠上，鉴于不少血的教训，老辛曾专门请县防雷办的专家讲过课，因此村民们多少具备些防雷知识。海成知道，就他目前所处的环境，水、树、高地、他本人都是良好的导体，他真害怕一个闪电下来，电流欢畅地穿过他这个优良导体钻入地下，就果断地交购粮本<sup>②</sup>，奉命归真<sup>③</sup>了。

雷电逐渐偏向南移，似乎不在头顶了。海成紧张的神经松懈下来，想起他同学开的“归真影楼”。海成明白招牌是返璞归真的意思，但他还是劝同学改名字，否则做不成回族人生意。他说“归真”在老表<sup>④</sup>的词汇里指“无常”，也就是死亡，谁愿意到你这里照个归真标准像呢？想到这里，他抿嘴一笑，从恐惧中摆脱出来，咬紧牙关奋力向前，前边的村庄乌蒙蒙地进入了模糊的眼帘。

碧溪的源头在上辛。往昔是何等的温柔，现在却像是头发情的野兽，湍急的泥水中蕴含着能量的低吼。海成毫不犹豫下了水，水流冲得他站不住脚跟，每迈一步都相当艰难。他趔趄趔趄趟水到了河中央，水已浸到了胸部。眼看快到岸边，水浅了，脚下也放松了，“扑通”一声踩空在潭窝里，“咕嘟”一声人就没了顶。凭着求生的本能和扎实的水性，他挣脱出水面，吐着呛鼻的浊水，拼命向岸边游。终于，他抓

① 毛拉儿：农村对香蒲雌花上白绒的俗称，常用来快速止血。

② 交购粮本：俚语。注销户口，代指死亡的意思。

③ 奉命归真：回族的生死观，把死亡当作是见真主复命去了。

④ 老表：回族俚语。本地回族人内部的通称，也适于外界对回族的近称。

住一棵倒伏在溪边的小辛夷树，喘息片刻，挣扎着爬上岸。

天已经黑透了，海成游魂野鬼似的摸到哈满贵的家，吓哈家人一大跳。他气喘吁吁说明来意，提醒道：“我听见山坡的土嘎嘎直响，要抓紧疏散山脚下的住户！”下雨天是打牌喝酒睡大觉的好天儿，哈满贵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外边的情况一无所知。他说：“俺又不是村民组长，不管这闲事。”

海成恼怒道：“啥人？以后不跟你玩了！”哈满贵自嘲道：“我说话得有人听哩！我带你找组长去。”说着披上麻包袋，打着矿灯，领海成去了山后。他俩和组长急促地敲着各家的门，让乡亲们快到安全的地方去。

上辛组满族人居多，大多喜欢养狗，家家户户少有楼门的，外撤自然就迅速些。第三家是个汉族五保户，群众叫他老保。他家也没有楼门，海成两步就跨到石板房门口。就在这时，大地突然颤抖起来，紧接着传来巨大的轰隆声，好像几列火车同时冲来。“快跑！”海成大急，用肩撞开房门，背起床上的老保就跑，泥石流在后面张牙舞爪地扑过来了！老保却不领情，奋力地挣扎道：“跑反①吗？放下我！”海成脚下生风，一口气跑到一块高坡上，瘫坐在泥地里。

在矿灯刺眼的照耀下，只见泥石流在距他们不远的地方转向低处奔腾而去。他们判断泥石流还要增大，只能继续往平坦的高处转移，至于那里会不会也发生滑坡，就听天由命了！由于海成的及时报信，上辛组在这场泥石流中没有伤亡一个人，但中辛组老王家的却被洪流冲走了。

大灾过后，老辛向乡亲们做了检讨。他心情沉重地和群众一起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场灾难：过去大跃进时滥砍乱伐，破坏了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山体滑坡；大建设时期以为人定胜天，把山炸平去修水库大坝，断了水脉，人们守着水库吃不上水；大上乡镇企业时靠山吃山无序开发，各种矿产被竭泽而渔，致使整个依帝山形成千疮百孔的危机局面。

这能埋怨老天吗？不能！只能怨自己。只有人，才是自己的掘墓人！

---

① 跑反：俚语。老百姓对逃避战乱的说法。

## 二 老辛是棵老辛夷

实际上，依帝山是当得起物华天宝这个美誉的。老辛时常向外人吹嘘生他养他的山水草木，往往自豪与骄傲交织，大有不把对方说服决不收兵的阵势，唾沫星子飞溅到他人脸上也察觉不到。

午后的依帝山沉静得只剩林海的涛声，和煦的阳光穿透茂密的辛夷树叶，向地面洒下星星点点的碎金。老辛坐在翠荫遮盖的院子里，沉醉地听着三弦书<sup>①</sup>《智取威虎山》，左手在腿上轻轻叩着，右手则照例从荆条筐里撮起干枯发黄的辛夷花，细细地在指间揉成粉末，再放鼻下深深吸气，一股辛香旋即窜入五脏六腑。他深情地望着苍茫的依帝山，一时出了神。

依帝山是秦岭余脉，被称为南北气候的分界线。经过亿万年前的造山运动，加之大陆性季风上万年的吹拂，这座大山就拥有了无尽的宝藏，俨然就是一座亚热带与暖温带交汇的物种基因库。依帝山在演绎着神秘神奇时，对依赖于它的人们很是豪气，所以好多年前，山中行走的村民们，不小心就可能踩到一块硅化木，若上天眷顾，硅化木中也许会藏着一只千万年前的琥珀！运气好的山民，捡到籽玉也不是稀罕事。她还有着很多回肠荡气的民间传说，上至皇帝起家，下至仙道演义，在百姓的口中流传，如同四季不绝的氤氲之气，连绵不息。

这是一座神山，更是一座宝山啊！可是村里的劳力们为什么都要义无反顾往外冲呢？包括他的儿子儿媳！他的目光越过山野，向着南天那片亮云飞去。他坚信他俩就在那朵云彩下面辛苦地劳作。儿子李玉堂小时候得过脑膜炎，因为老辛只顾忙村里的事误了诊治，致使他留下了脑子不灵光的后遗症，老辛对此总有说不

---

<sup>①</sup> 三弦书：流传于本地以说唱为主的传统曲种之一，因用三弦、铰子而得名。

出的愧歉。他的儿媳是十里八村少有的俊姑娘，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加之感情受过挫折，而父母又想高攀老辛，就成全了两家的亲事……

侧卧一旁的大黑狗踏雪也闻到了花香，它耸下狗鼻，眨下狗眼，发出“呜”的一声狗哼，仍慵懒地趴伏在地，做着交欢的狗梦。它太熟悉主人嗅香的动作了，倘若它识字或会算数的话，一定会用那尖利的狗爪在树干上刻满了“正”字。

不用看，老辛就知道踏雪的狗样，撇嘴嗔道：“畜生，唧咤个啥？”厨房里飘出辛夷桃煮鸡蛋的香味，他禁不住咽口唾沫，然后扯着嗓子吼道：“招呼着，别煮老了，望春喜欢稀蛋黄！”姜朴花高声应道：“你快把望春带走，她又想玩火哩！”边说边用绣花针在鸡蛋上密密匝匝地扎着。

老辛嘿嘿一笑，用脚背撩下踏雪：“去！”踏雪得令一跃而起，伸纵之间就窜到了厨房门口，把两只正调情的柴鸡吓得咯咯直叫。那红冠大公鸡尽失绅士风度，撇下“情人”飞上墙头，伸长脖子惊叫不停。姜朴花斥道：“天天鸡飞狗跳的！”踏雪听懂似的低下狗头，翻翻白眼珠子，温顺地用头拱拱望春的裤脚。望春嘟着小嘴不情愿地抓着踏雪的项圈，蹒跚地向爷爷走去。

“望春妮，来，闻香香。”孙女听话地趴在爷爷的膝上，精巧的小鼻子一吸，恬静地说：“真香！”老辛对孙女有着无限的疼爱，但内心深处期望她是个男孩多好。他踮着脚尖墩着她，嘴上说道：“骑马墩，坐轿晕，下地跑，怕狗咬……”望春伴着爷爷抖动的节奏，惬意地从小嘴里发出“哦——哦——”的颤音作为应和。“想你爸你妈吧？”老辛心疼地问。望春使劲点头答道：“可想！”老辛充满希冀地说：“你爸你妈快回来了！”

这两年，村里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劳力有百人之多，这个被称为农民工的群体走出闭塞的大山，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换回了饱含血汗的人民币。春节前，李玉堂眼看着回乡过年的同龄人衣着光鲜，出手阔绰，好像换个人似的，不由红了眼，死活闹着也要外出打工。老辛拗不过，只好提出让儿媳同去，他是不放心儿子那点可怜的智商到了南方十有八九会有去无回！春节过后，小两口依依不舍离开了家门。望春在撕心裂肺的哭声中即刻成了“留守儿童”。在老乡的引荐下，妄想一夜暴富的李玉堂迷迷糊糊进入一个传销组织，经过洗脑和蛊惑，竟不能自拔，拿光了媳妇的血汗钱。多亏媳妇报案端了传销窝点，抱头鼠窜的李玉堂才醒了白日梦。经媳妇介绍作保，李玉堂在同一个私营企业里当了保安。他头脑死劲，相应就坚持原则，甚至六亲不认，被老板夸为企业的看门好狗。前天打回电话说待遇不错，收麦时若能请假就返乡。

院子正对面就是那棵闻名遐迩的辛夷王树。它就像这苍翠林海中的定海神

针，在碧溪边巍然屹立了上千年。或许是一只候鸟衔着辛夷籽从南方飞来，这只神奇的小精灵被依帝山的美景吸引，敛翅落爪喝水打尖，有意把辛夷籽作为回馈。这颗辛夷籽依溪而居，纳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百炼成钢，修成这棵壮如巨伞树冠亩许的辛夷之王。她如虬龙飞天，又似华盖罩地，更像一只涅槃的凤凰。漫长的岁月中，她经受过无数的肆虐风雷，但通体躯干结实光滑。每年，红红的龙挂中的籽儿，或经风吹、或被鸟噙、或由人带、或受水冲，遍撒依帝山的角角落落。凡是有流水的地方，岸边都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辛夷林，渐渐汇成了这片五百年的辛夷之海。从依帝山的顶峰鸟瞰，春天是紫白相间的辛夷花海，夏天是浩瀚无垠的辛夷翠林，秋天是迎风招展的酱红果串，冬天则是挂满雪凇的丝丝琼枝。一阵山风掠过，涛声阵阵，哗哗作响。

老辛实姓李，悄无声息地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战时经济萧条之风同样吹到了封闭的依帝山，虽然山上的浆果可以让人们暂时缓解饥饿，但前心贴后心、狼掏似的感觉是人们经常要忍受的。李家平添个嗷嗷待哺的张口货，一家人愁肠百结。接生婆却很高兴。她记不清有多长时间没在村上迎接过新生命的诞生了，况且还是个胯下带把儿的！接生婆一边用生锈的铁剪费劲地绞着脐带，一边说这娃子下巴往前伸，有明太祖之相，让决意把他溺毙在尿盆之中的父亲改变了主意，萌生出一丝非分之想。

自古贵人多磨难。老辛周岁那年，母亲又用干瘪的乳房哄他开心，无数次受骗的他哭累了，母亲十有八九也饿晕了，昏昏欲睡的娘俩被专吃饿殍的红眼狗发现了。那狗经过半天的思想斗争，最终决定舍鱼而取熊掌，叼起老辛就走，而他还在执著地嘬动小嘴，糖稀般黏稠的涎水从嘴边挂到地上。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收工的父亲正好进院，于是经过一番你死我活的人狗大战，才得以抢回儿子。从此老辛和千千万万个农村娃一样，有了“狗剩”这个共同的贱名——的确是从狗嘴里剩下的性命啊，一直叫到上蒙学。他又因经常伤风感冒，总是滴溜着过河的黄脓鼻涕在溪边摸鱼儿玩，一副病蔫蔫的样子。接生婆临死前念叨着说自己看走了眼，这娃子是主贵命，可惜山根太薄，祖上没留下福荫。后来，一位江湖老中医开了副辛夷桃煮鸡蛋的偏方，治好了他的病，身体也逐渐健壮起来。那时的老辛吃着这味药，心里像过年一样幸福，恨不得自己的病慢些好，能多吃几个金贵的鸡蛋。以后只要看到芬芳的辛夷树，嘴里就条件反射地分泌出唾液来。病好之后，父亲取“辛夷”与“心意”的谐音，给他起了个正式的名字叫李心意。

冥冥之中，老辛觉得他和辛夷有着与生俱来割舍不开的情缘。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对辛夷的痴迷简直到了人树合一的程度。那棵辛夷王，在他的心目中就是刻

骨铭心的初恋情人、名副其实的首任老婆。

辛夷树是他家院内院外的主要树种。计划经济时期地里收的只够口粮，日常花销基本靠芦花鸡的屁股银行。父亲偷偷摸摸给城里的中药铺送些辛夷桃换些小钱，为此被打成“投机倒把”的活典型。这老头在批斗时总是低眉顺眼忍气吞声，摘下牌子照旧投机倒把。没办法，辛夷是他家生活的重要部分和财政来源。

为研究辛夷，他翻烂了《本草纲目》、《书经》和唐诗宋词，记工簿的背面净是密密麻麻的摘抄。自认为有了点资本，他开始用辛夷的别名给别人起名字。老伴本叫姜大妮，新婚燕尔，他就给改为姜朴花。儿子刚出生，他就起名叫“木笔”，儿子长大了，到处说自己叫李木头。老辛知道他嫌名字不好听，又取名叫“玉堂”。见儿子高兴，他暗自窃笑：“玉堂好听吗？还不是辛夷！”孙女望春的名字更不用说了。还有村上飞出的第一只金凤凰林蓝的名字，是老辛听说她出生时满屋异香，恰巧又有岚风从竹林中吹过，灵机一动就想到“林蓝”，让自认为满腹锦绣文章的林翠山拍案叫好，断然放弃从《康熙字典》中给女儿查定的名字。

拿辛夷起名只是嗜好而已，却不是他心目中的辛夷产业。就拿眼前这片五百年的辛夷林海来说，那真是山民们赖以生存而又取之不竭的财源啊！可世代伴辛夷而居的人们对它的潜在价值却视而不见，拿着金碗讨饭吃，可惜啊！

只要让辛夷引起广大干群的重视，形成规模和产业，就不枉当届人大代表了！老辛在人代会上提交了《培育辛夷经济林、打造辛夷金银海》的议案，提出要改变辛夷千百年来的野生状态为广泛的培育种植，这样既可固山水、育荒山，又能增加群众收入。他总结出几条辛夷树的好处：一是高大挺拔，枝繁叶茂，是理想的遮荫乘凉树种，可以逐步取代法桐做行道树和风景树；二是辛夷桃性湿味辛，祛风通窍，是治鼻首选良药；三是辛夷树干光滑通直，年轮纹理清晰，是治木的佳材；四是辛夷花不仅艳丽多姿，紫白相陈，还是萃取香精的上等原料；连千奇百怪的辛夷树根亦是根雕的好原料。它的寿命一般在百年以上，如果连片种植，不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

没想到议案得到了刚到任不久的县委书记赫连云天的重视。人大闭会期间，县里责成农林局做了专题调研，最终确定了以辛夷王村为试点推广种植辛夷经济林的重大举措。老辛为自己的建议得到县委书记的肯定而兴奋：既然辛夷王村被定为试点村，就要对得起辛夷王这个名字！他连夜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讨论怎么落实辛夷培育试点的事情。话语一出，赞成的说这两年辛夷桃的价格一直坚挺，已经卖到十元一斤了，一棵树产桃能卖到六百多块哩。反对的说满山遍野都是辛夷树，再去栽培种植，不亚于画蛇添足，种的多了，也就贱了，培植的药性也没有野